



图为作者母亲王星玉(生于1945年)和孙子赵元辰在一起

1950年,一场突来的变故,5岁的星玉没了父亲。多年以后,星玉有时会问:“我和星漫的名字是你外公起的,好听不?”

星玉,我的母亲,或许她是想以这种不经意的方式向我们表达对外公的不舍和追念。

母亲出生在怀宁县一个古镇,一



母亲的三桥镇

赵晓阳

条清澈的小河上矗立着三座古朴的小石桥,得名“三桥镇”。外公去世以后,母亲原本还算殷实的家境日渐艰难,先是星漫大姨被外乡人抱走,做了童养媳,后来外婆带着母亲改嫁他处。

母亲曾说:“我这一辈子,山爬够了,苦吃尽了!”这不是自哀自怜的感叹,而是我母亲大半生真实写照。

1954年,长江流域暴发了一次特大洪涝,整个三桥小镇被淹没,很多人只能转徙他乡,寻求生计。外婆家变卖了镇上一些微薄家产,二外公(母亲的继父)用扁担挑着小姨和家用物品,外婆扛着包袱牵着母亲,渡江南去,一路跋山涉水,步行400多里,投奔祁门深山亲戚家过生活。但世事难料,不到一年光景,性情刚烈的二外公,不堪妻女寄人篱下的屈辱,拖妻带小又踏上返乡之路,一路凄风苦雨,饥寒交迫,或许是自责当初背井离乡的错误选择,一路上二外公悔恨交织,中途病倒,最终客死在祁门深山一座破庙之中。外婆独自带着母亲、小姨沿路乞食求宿,历经千辛万苦,才一步一步捱回了三桥镇。

我后来翻看母亲年轻时的旧照片,那鹅蛋型脸庞泛着淡淡的青春光晕,两道弯弯的细眉下一双水灵灵的杏眼,两条漆黑的长辫更有江南水乡

女子特有的纯静之美。1966年,母亲嫁给了正在部队当兵的父亲。父亲是家中独子,幼年丧母,自力自强,中学一毕业就去了部队,入党,获嘉奖,年年上进,成为家族人眼中有出息的人物。穿上军服的父亲,高大英武,还能用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向母亲倾诉相思之语。相似的境遇让父母两颗苦难的心紧紧相吸相依,在父老乡亲们眼中,他们是那么的般配和幸福。

1967年到1971年间,哥哥、姐姐和我相继出生。1972年父亲从部队转业到安庆,不久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从老家调动到父亲身边,我们家终于实现了大团圆。可是欢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的短暂,父亲在部队因公感染疾病,医疗有限,病重之下做了脾脏切除手术。父亲转业后,母亲多次陪着他到上海等地大医院求医问药,但父亲的病情始终没有好转。1976年清明前的一天,大雨滂沱,在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喊和我懵懂无知的沉默中,36岁的父亲带着万般不舍,永远离开了我们,31岁的母亲此后带着三个弱子,走进更为苦痛的岁月。

父亲去世后,母亲拒绝了一些亲友让她再嫁的劝导。母亲尝过寄人篱下的苦,毅然用她柔弱的臂膀为我

们兄妹撑起遮风挡雨的一片天。

母亲一边在工厂忙于繁杂的工作,一边照顾家庭,一家子的柴米油盐、吃喝拉撒,孩子们的头疼脑热、读书教育,看似日常琐事,却像山一样重压在母亲的肩上,要她独自承担。母亲微薄的工资很难维持我们的生活和学业,为了补贴家用,母亲定期从一家工厂领来半成品的产品包装盒。每天晚上忙完家务,开始调好浆糊,把那些盒子一个个糊粘成成品,每10个盒子能领取1分钱的报酬。多少个深夜,我从梦中醒来,昏黄的灯光下,总能看到母亲勾身低头,蹲坐在桌前,还在加工着那些堆得像山一样高,似乎永远也粘不完的小纸盒。过度的操劳、精力的透支,身高1.62米母亲,体重降到70斤。

母亲带着我们熬过了最艰苦的日子。我们兄妹三人长大成人,又成家立业,日子变得平淡、从容而幸福,母亲却在一天天老去。

前日,去看望母亲,向她推荐了一位老乡关于三桥镇的回忆短文。

“这哪是三桥?他根本就不了解我们的三桥。”母亲很是不以为然。

“回头你来帮我做件事。”母亲一脸郑重地接着说:“你是没看到过真正的三桥啊,以前那么美那么热闹,可惜都不在了,唉!我把以前的三桥写出来,现在很多字我记不得也不会写了,你帮我可行?”

当然可以!

我亲爱的母亲!我是多么愿意通过您的叙述,陪同您一起去寻找那再也回不来的三桥小镇,去感受您心中那深沉的爱!
医院行政管理者

母亲的深情大义

叶亮

我的印象中,母亲总是那么精神,嘴角总是挂着笑,如果哪天她不精神了,只有两种情况,一是病了,二是下雨不能外出干农活了。

母亲16岁时,外公因长期饥饿、超强体力劳动去世了,母亲挑起重担,依着外婆,带一帮娃娃兵(大舅11岁,二舅5岁,小舅3岁)艰难活着。母亲虽是少女,但干的是男人的活。为了多挣一份工分,让弟弟们多吃口饭,母亲有无数顿饭都是在田埂上吃点早晨带出来的小半瓷缸南瓜糊、山芋粥,然后披着星光,打着赤脚,一身泥泞和着汗水回家。

父亲是一名裁缝。在长辈们的安排下,母亲嫁给了他,他们开始是没有爱情的。外婆家没有劳动力,善良

的父亲随母亲在外婆家待了8年,直至外婆家的光景一天好似一天,才单独建立起了自己的小家庭。

母亲一生生了八个子女,成活了五个,我是老五,男孩,为了好养活,乳名就叫“五

妹”。母亲生我的过程是她一个人完成的,一个人剪了脐带,用自己的衣服把我包裹起来,起初母亲担心又是一个女孩,而当她看到自己生的是一个男孩的时候是何等喜悦,我现在想想也替她高兴。

母亲生我的那一天就是她的生日,生平第一次我在哭她在笑。多年来我一直陪着母亲过生日,经常和母亲开玩笑,您是这世上最幸福的人,百年以后,您孙子能记住他爸爸的生日,就永远能记住您。

母亲自小没读什么书,但脑子灵光,会写自己的名字,简单的汉字还认识一些。母亲为了供养我们姊妹们读书,养了一头老母猪,猪仔到市场买,十四斤半,二块五一斤,我拿块石头在地上画的时候,她已经报出了三十六块二。

我六岁的时候发高烧,整夜说胡话,在缺医少药的偏远农村,母亲能做的只能是一遍一遍地用冷毛巾给我敷额头,装半碗水插三根筷子,用菜刀砍倒又扶起,再砍倒再扶起,嘴里念念有词……不知是感动了上苍,还是确实有效,我总算转危为安。

一次“双抢”,在完成一块大田插秧任务后,已是漫天星辰了,三姐准备洗脚回家,突然脚上一阵剧痛,直流血,经验丰富的母亲知道被毒蛇咬了,迅速将嘴紧贴伤口吮吸,吐出来的有泥巴,也有紫血,母亲让我在她头上拽头发扎在姐姐腿部,防止毒素

上延,我费了好大功夫拽了两根,母亲一边吮吸着伤口,顺手在头上扯下一把,马上把姐姐腿部捆住,此后的两个月姐姐在凉床上躺着度过,抬进抬出,母亲的嘴也肿了两个月,头发明显秃了一块。

我记事时,奶奶已经古稀了,家里要是有点能端上桌的菜,母亲总是先用一个小瓷碗装点送给她,奶奶总是把我拽进她的那间小屋,倒腾两勺子塞进我的嘴里,说:“你妈妈给的,别跟她说。”有时我真不知道吃了啥。奶奶生病时,夜里咳嗽一声,父母就要过去照看一次。外婆的晚年主要是母亲陪着度过的,享年90岁。外婆生病或者行动不便卧床时,母亲总是陪着她睡,端屎端尿、洗头擦身。

生产队上有一个“五保户”,母亲多年如一日,关照他,家里来了人就要把他喊来加加餐,解解馋,至今他穿的都是我的旧制服和旧鞋。印象中,到我家来要饭的,不管老少,母亲都要盛上一碗饭还夹点菜给他们,有时年轻的要饭来,我说年轻的也给啊?母亲总是说,他们既然出来要饭,肯定是迫不得已,谁愿意低眉受冷眼呢。受母亲影响,我带孩子出门,遇见乞讨的人,不管他是否是真困难,我都会让孩子给点钱。

2006年,外婆、大伯、小婶相继离开了我们,大伯看着我长大,视我为亲生,当我把这个沉痛的消息告诉母亲时,电话那头是伤心裂肺的哭声。母亲平静后给我说,你们晚辈一定要把你大伯带回老家来,就在我们家收殓上(棺)材。母亲白天在外场、厨房里忙着大伯后事,晚上就会哭。

父亲与母亲同岁,由于裁缝这个职业,65岁以后就患了严重的肺气肿、老慢支、冠心病、气胸,生活质量

明显下降,母亲成了父亲的拐杖。她每天早晨煮开稀饭,都要把浓浓的米汤端一碗给父亲,后来条件好一点,有荞麦糊、麦片、鸡蛋花、蜂蜜、虫草,父亲一碗清晨开口汤共端了50多年,一直至今,母亲的贤德闻于十里八乡。父亲共病危三次,得益于现在医学的发达,更得益于母亲的悉心照料,总是化险为夷。

我们姐弟几个商量找个护工,但母亲不同意,她不是怕花钱,而是不放心。

母亲的深情大义让死神一次又一次远离了父亲。父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:“没有你妈妈,我早就不在人世了。”母亲常挂在嘴边一句话:“你伯伯好好活着,活一天是一天,我们有个伴,爷子们回来还有个家。”

作者为公务员



图为作者母亲程翠杨,1944出生

